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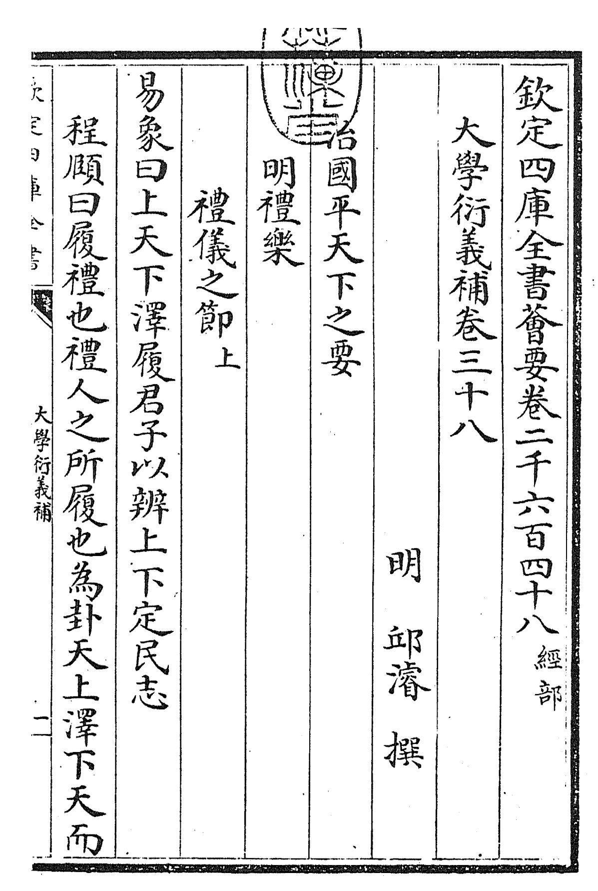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四十八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上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頤曰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

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

朱熹曰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故曰履德之基

呂祖謙曰履為易中之禮

臣按此六經言禮之始然經但言履而已而說者乃以之為禮何哉朱熹曰辨上下定民志也是禮的意思葢莫高於天而地最卑之處為澤澤下而

天上上下之分如此懸絶苟無辨焉則澤上於天矣澤上於天則是上下易位上下易位則反常而僭分而民志不知所向而無定守矣是以君子為治莫先於定天下之志欲定其志莫先於辨上下之分辨上下之分而不見於踐履之間徒有其言不可也是以定為品級制為節文截然有威而不可犯秩然有儀而不可紊此履所以為禮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頤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强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熹曰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臣按易卦言禮始於乾備於履而所以履而為禮

則在於大壯益以嘉會所合者本於乾道之亨乾天也天行以健震以動之壯莫大焉既壯而大是以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立非禮弗履而所履者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嘉其所會而合於乾道之亨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主也朕三禮僉曰伯夷臣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序也宗祖廟也夙早也夜惟寅敬畏也直心無私曲之謂哉惟清潔也

朱熹曰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人能敬以直内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

臣按禮之大者莫大於祭祀祭祀之禮凡有三焉所謂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是也帝舜命九官惟於百揆秩宗咨於四岳蓋百揆後世宰相之職而秩宗則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也禮官所

以交神明非他官比不可輕授輕其官守則是輕神明矣是以帝舜於他官皆直命之獨於秩宗之職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重之亞於百揆意可見矣後世人主往往重治人之職而輕事神之官甚者乃以畀小人非類失古意矣

皐陶曰天叙有典勑正也我五典五惇厚也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常也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蔡沈曰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

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秩也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彛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臣按所謂五典即所謂慎徽五典之典也所謂五禮即巡守修五禮之禮也天之倫序有不易之典而正之在我者必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

者之倫而各有義有親與夫有序有别有信咸惇厚而不薄焉天之品秩有自然之理而出之自我者必使吉凶軍賔嘉五者之禮而各有尊卑貴賤等級降殺咸有常而不變焉而是之典禮固自天子出而所以輔相而推行之者則不能無待於其臣焉此所以必待於君臣上下同寅協恭而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典禮出於上天之所降者無過不及而罔有乖戾焉是則所謂和衷也

周官宗伯尊也長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鄭氏曰宗伯主禮之官宗伯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也

呂祖謙曰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所謂禮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謟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

下尊卑等列

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呂祖謙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有自然條目幽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燦然有經便是和若無禮則乖爭陵犯上陵下替豈能一日和

臣按周書宗伯掌邦禮因曰和上下而周禮禮典亦以和邦國爲言葢以禮之用和爲貴成周合樂

於禮官謂之和者葢以樂言也吁虞廷分禮樂爲二周室合禮樂爲一時世所尚輕重可見若夫後世所以爲治者專意於簿書期會之末所謂禮樂者皆非古之所謂禮樂間有一二僅存亦名同而已實則非焉可慨也夫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安也

王昭禹曰謂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禮當

自王出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詳見秩祭祀

臣按大宗伯所掌之禮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而周官春官首言大宗伯之職以佐王建保邦國者則

尊以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為言葢禮莫重於祭也

以凶禮哀謂救患分裁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謂歲歛札謂民病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吴澂曰哀謂救患分裁也喪禮謂親者為之服疏者有含襚荒者人物有害也凶以天災言札以民病言弔者慰弔之也禍裁如水火之類禬者會財貨以補

其亡失也圍謂國被圍敗謂師敗績恤相為憂之也
兵於外為寇於内為亂
臣按凶禮凡六條曲禮曰歲凶年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觀古人於荒禮如此則其他可知矣可見成周盛時於國有凶荒其君臣上下相與哀恤如此葢其與民同患故雖遇凶而不凶也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衆也

吳澂曰親謂使之親附也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於天宗如萬物相見於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覲謂物成之時各勤其實以報乎上遇謂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避逅之遇會謂非時會集以謀征伐之時同謂王不巡狩而衆見諸侯以命政問謂諸侯遣卿非時致問於天子視謂諸侯遣卿以大禮而衆見於天子

臣按賓禮凡八條朝覲遇宗之名以别一時耳其

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内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别猶漢春曰朝秋曰請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吴澂曰同謂威其不協及僭差者也大師謂天子六軍用衆者出師之法也大均謂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少

是所以優恤其衆也大田謂四時之田而因以習兵簡閱其衆之能與否也大役謂徒役若築作之類所以任用衆力也大封謂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於此見聖人公平廣大之心矣

臣按王安石謂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謂軍禮軍禮以用

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嗟乎古人用兵而必為之禮如此後人惟知用法而已驅之如牛羊視之如艾蒿豈復有所謂禮也哉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吳澂曰嘉善也因人之心善而為之制也飲食謂族

食族宴也昏﨟姻言冠﨟笄言賓射謂王與賓友射也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凡朝聘之賓客皆一饗而燕則無數脤膰謂祭祀之肉兄弟之國同姓諸侯也賛其喜曰慶加物曰賀異姓之國王之昏姻甥舅也

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家之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其有大

於此乎臣觀周人設官大宗伯所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首以五禮為事非徒有其典凡其所以詠於詩與夫散見於傳記者莫不備見其事吁此成周所以為有道之長而異於後世也歟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别以别親踈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吳澂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大宗伯掌其本數小宗

伯又掌其末度禁者禁其所不得用令者令其所得用用等者踐幣尊卑之差也廟祧之昭穆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齊衰也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辨親疎者重服則親輕服則疎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
疏曰據九族之内凡適子正體皆爲正室皆謂之門

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孽代宗

臣按禮之大者有五而五者之中其所用者各有等則焉大宗伯既總其綱而小宗伯又掌其禁令與其用等所謂等者尊卑貴賤親疎三者而已辨昭穆與其章服則尊卑之等嚴禁車旗與其宮室則貴賤之等別別三族與其衰服則親疎之等明然又於等則之間特申明宗子之制而總結之曰

掌其政令以見凡行禮者皆以是爲重焉由是觀之古人重宗之意可見矣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范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臣按治國平天下之本在乎修身而修身必以禮禮者敬而已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呂大臨曰爲祖父母齊衰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一月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燕不以公卿爲賓以大夫爲賓此所以決嫌疑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所以别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也此所以明是非也

臣按天下之事各有兩端混然而不可辨别者君

子必以禮辨之親疏以禮而定嫌疑以禮而決同異以禮而別是非以禮而明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呂大臨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

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讓所以明禮之用也

臣按曲禮此言則天下之事無一而不本於禮者而後世為治者顧以禮為虛文而一以法令從事豈知本者哉

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呂大臨曰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耳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

則所以貴於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為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慾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臣按呂氏之言儆切可以為世之無禮者戒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劉彝曰太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全德也

臣按禮者稱而已矣禮固以德為貴而施與於人與報人之賜乃人道之不能無者是以位雖有貴賤尊卑之殊而往來來往之禮所以相為施報者斷然不可闕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呂祖謙曰人生天地之間強足以陵弱衆足以暴寡然其群而不亂或守死而不變者畏禮而不敢犯也

人君居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違者恃禮之以為治也一人有禮衆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繫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者

臣按人道之所以立者以其有此禮也苟無禮焉則強將恃其力以陵弱衆將恃其勢以暴寡富將恃其財以吞貧智將恃其能以欺愚則是天下之人皆將惟其勢力財能之是恃而不復知有尊卑上下之分矣人何由而安哉聖人知其然故制為

秩然之禮以立為當然之法頒之學宮之中設為師儒之教講明其理推行其道使其有所畏而不敢犯有所敬而不敢忽此君位所以高而不危而民用亦以之而平康也然則天下其可以一日無禮而斯人其可以一日不學禮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戴溪曰禮以卑為主以恭為本故禮者所以柔伏其侈大之意而習為退遜謙下之道故有禮之人其

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顔色而知其人之可親也其容狠其氣暴望其顔色而生易慢之心者必其無禮之人也富貴之失禮以驕貧賤之失禮以諂驕者失於亢諂者失於卑其為失禮一也

臣按禮之為禮大中至正之界限也富貴者不可過於是貧賤者必求至於是過於是則氣盈氣盈則驕而淫不至於是則氣歉氣歉則懼而屈是何也不知禮之為禮也誠以禮之為禮是乃吾心大

中至正之界限人有禮則中有定見外有定守而
不為外物所動矣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呂大臨曰君子之於禮也不責人之所不能備貧者
不以貨財為禮是也不責人之所不能行老者不以
筋力為禮是也

臣按無財不可以為禮非強有力不可以行禮是
以操有餘之勢力者恒以是而恕諸不足之人不

恃吾之富與强而强人之所不能備而求其如吾志焉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臣按子思此言雖為喪禮而言然凡為禮者莫不皆然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吳澂曰哀敬言其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本固為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矯世救弊之辭爾葢本與文兩相稱者為盡善也

臣按此子路聞孔子之言亦寧儉寧戚之意

以上禮儀之節上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四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中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方慤曰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乎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死生之道此其所以為急歟

臣按禮運此言因言偃問禮如此乎急而孔子答之如此以見禮之為禮上以承天道下以治人情其得失為人生死所繫人而無禮乃不如鼠之有

體此其雖生不如死也嗚呼人之所急孰有過於死生哉禮之所繫如此其急可知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黍加諸燒石之上捭豚擘折豚肉燒食之汙尊掘地為汙坎以盛水而抔飲以手掬水而飲蕢桴摶土塊為鼓搥而土鼓築土為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于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臣按人之生也先有飲食飲食之初乃禮之所由

起也其初未有釜甑刀匕以及罍爵鼓樂之類所食用也以是而用以致敬鬼神也亦以是是以彌文之世恒思太古之初凡有制作恒寓質朴之意于繁文之中稍存古人制禮之初意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接賓以禮曰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違上行私小臣竊盜也刑肅峻急而俗敝敗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上下之私禮無列則士不事不修職也

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吴澂曰别謂剖判之嫌謂似同而不同者明謂著察之微謂可見而難見者凡祀祭享皆儐鬼神也布帛長短以刀裁之曰制以尺量之曰度制度不定以禮稽考之仁義所施輕重不一以禮辨别之君之執禮以為柄者决人事于顯感鬼神于幽粗而考長短廣狹之器數精而别親疎尊卑之等殺並須用禮禮所以治其國之政使不亂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以下

遂言君危政亂之禍禮可以正天下國家政不正謂為政不以禮也政不正之所致有二一則君位危二則法無常君位危則失其尊高下無忌憚則大臣為姦小臣為盜君務嚴刑勝之而上下睽乖習俗敝壞矣法無常謂渝其律令下無遵守而天秩之儀亦紊其次矣士之所事者禮也有國而無禮則士無所服習矣民之所歸者德也有刑而無德則民無所懷嚮矣此疵病之國也

臣按禮為人君操持之大柄所以治天下之政所以安一人之尊皆由是也後世人君皆知以政為治而不知本之禮以為政失其本矣雖然葢亦曰用而不自知耳向也不知而暗用之令既知之盍反其本而明明執之以持世乎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臣按昔人有言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别而分守無以相安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

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為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替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大哉禮乎其功用之大有如此者禮教既達非但其分之定亦使其心之安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

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臣按禮運此章上文有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而繼之以此以見禮之為禮乃聖人治情修義之本興利除患之具人君未有舍此而能為治者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孔穴也）故惟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陳澔曰肌膚之總會筋骸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飭之則惰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竇孔穴之可出入者由于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竇譬之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不可以已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

夫皆先去其禮之故也

臣按禮必有義禮而不合于義則為非禮之禮故古人言禮必兼義言之葢以人之為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而其所以為人者其大端在禮之義而已有此禮義則外焉而信實以講和睦以修而與人也誠内焉而肌膚有所會筋骸有所束而在已也固明焉而養生送死幽焉而郊天亭廟此其大端緒也上焉而通達天道下

焉而和順人情此其大竇穴也是禮也人人由之而不人人知之唯聖人則知此禮為人大端為人大竇雖欲已之而不可以已也于不可已而已之則國必壞家必喪人必亡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張載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

臣按禮之為禮皆義之所當為者也義不當為則

禮不可行則是禮之用皆是義之實也古昔聖人所制之禮皆是合為之事苟有事焉考之先王雖未為之禮然以之協合于義而于義無所悖則是當為之事也吾則以義起之而為之節文儀則焉是亦聖人之所許也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吴澂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葢由古先聖王能修治其禮而達之于禮之義以教天下之

人體實理于心而達之于一身之順充而為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

臣按禮運于篇終論禮之義而至于體信達順葢言禮之極功也論禮之功用而至于此葢不可復加矣然而反推其本固在于修禮而禮之所以修者則又在乎敬而已矣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臣按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以之為禮之本固矣若夫義者合宜之謂理者有條理之謂苟儀文度數之間登降上下之際不合于宜而無條理焉則亦不文矣此禮所以貴乎有本有文無忠信則禮不能立無義理則禮不可行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葢言稱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

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簋有雕鏤之飾朱紘冕繫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臣按禮之等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過于豐則踰降而殺則不及一惟稱而已矣是以天子太牢而祭稱也則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不稱也則謂之攘焉攘者非其有而取也管仲之濫豐而不稱者也晏平仲之隘殺而不稱者也先王之制禮或稱

其內或稱其外寡者不可多多者不可寡一惟歸之于稱君子之行禮者其可不之省察而妄有所去取加損哉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臣按禮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如網之有紀然紀散則網之目無所維禮散則人之心無所守前篇言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者此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陳澔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身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

臣按禮之在天也有自然之節文其在人也有當然之儀則故先王制之以為度數亦有一定之理

如人身之有四肢百體在上者不可移之下在外者不可納之内左不可遷之右大不可減爲小禮之爲禮亦若是而已矣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朱熹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

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臣按經禮謂禮之經常者如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曲禮謂禮之委曲者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禮雖有三千三百之多求其極致一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入室必由户行禮必由敬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者乎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臣按本謂人心之初古謂禮制之初禮之行也必

反其本求之于人心本然之初不可任情而直行必修其古考夫先王制作之始不可率意而妄為反思其本修舉夫古則是不忘其初矣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臣按味有五而甘者其自然之味也色有五而白者其自然之質也甘則可以受五味之和白則可以受五色之采人之有是忠信猶味之甘色之白

也有是忠信之質而後可以學禮忠信者何誠實之理也人無誠實則虛偽矣禮其可以虛偽為乎是以人之欲行禮者必以誠實為主而人君之任人以行禮亦必用誠實之人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熹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僃具之時之語固為至

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臣按禮有數有義數其事物之粗者義則其精微之理也先王盛時儀文具備而凡一時掌文書司贊祝之人莫不知其登降灌奠之節俎豆牲醴之數特于禮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有所不知耳自秦廢禮之後漢興不能復古凡三代之儀文器

數一切掃地所幸者經典尚存古昔先王制作之義猶見于簡冊之中耳是以秦以前數易陳而義則難知漢以後義猶可以討論而數則有不能以盡考者矣雖然後有作者之聖能本吾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義凡儀文有所闕略一皆以義起之因時制宜以為一代之禮而不徒事乎政治刑罰之末本乎禮以治躬主乎敬以行禮而又立為定制以貽子孫使之世守而不替其于三代之治殆

庶矣乎

經解曰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于方圜也故衡誠縣音玄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臣按經解此言則知禮之為禮非獨以之辨上下定民志亦可用之以察人情審事理于凡天下之人情事理或輕或重或曲或直或方而常或圜而

變一以禮而正之莫不各因其自然而得其所以然而格之以當然之道雖有姦欺詐偽之術無所施矣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之謂也

吴澂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

也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于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禮而然故曰莫善于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臣按吴澂之言備矣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禮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别也

臣按古昔聖王之為治不必拘拘于禁令刑罰一惟以禮明之上而朝廷外而侯國下而里閭族黨莫不制為當行之禮以明其當行之道使之知所以慕向而興起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

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臣按坊記有曰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先王制為此禮莫不各有所本亦莫不各有所用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是何也創業垂統之君燭理既明涉世既深所以制為一代之制者灼知其源之所自來而逆料其流之所必至不徒然也為之後者不推究其本末輕重有所更革焉不

可也況又去之乎禮經壞坊之譬切矣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幸而時之熯旱無水患也卒意壞之一旦秋雨時至懷山陵衝城郭蕩廬舍倉卒欲為之坊得乎繼世之君輕去祖宗之禮法者何以異此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臣按所引易文今易無之葢逸文也所謂君子慎始一言誠萬世人君為治之要焉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其所始也皆起于細微眇末之閒故聖人制禮以為慎始之具因人有男女之欲而易至

于淫辟也故于其匹配之始而制為昏姻之禮因人有飲食之欲而易至于爭鬬也故于其會合之始而制為鄉飲之禮以至喪祭朝覲之初莫不皆為之禮使不至于恩薄而敗起則是止邪于未形而使民日遷徙于善遠離夫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苟不于其始而慎之則其差也始于毫釐之間而其終也得失成敗之分乃有至于千里之遥焉嗚呼君子之作事也其可不慎于始乎欲慎其

始舍禮不可也先王所以隆重之有由然矣

哀公問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臣按民之所由生者以禮為大則失此禮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君子以之為尊敬如此夫豈徒然哉後世乃以法持世而棄禮葢不知其民之所由生

者其大在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吳澂曰中者無過不及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為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葢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臣按理之出于人心事之行于天下莫不各有天

然自有之正道當然得宜之定則然人稟賦各殊而其學力有至有不至是以事之行者不能一一皆合于人心而中夫天理也何則人之生也剛克者多失之太過柔克者多失之不及剛者則過于剛而不足于柔柔者則過于柔而不足于剛是以其行事也寛則失于太縱而無制猛則失于太苛而無恩或優容于此而操切于彼或慢令于前而致期于後不失之有餘則失于不足是何也無禮

以為之裁制也用禮以裁制天下之事如布帛之刀尺如梓匠之斧斤相體以為之衣隨材以制其用不使其有餘亦不使其不足既無太過亦無不及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

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措于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始也）洽（合也）于衆也

吴澂曰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

不能有所往如黒暗之時在黒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措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别即辨也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臣按燕居此章之言可見禮之無乎不在一日不可以無禮一事不可以無禮一言一動一進一退與凡天下之大萬幾之衆一事之行皆必有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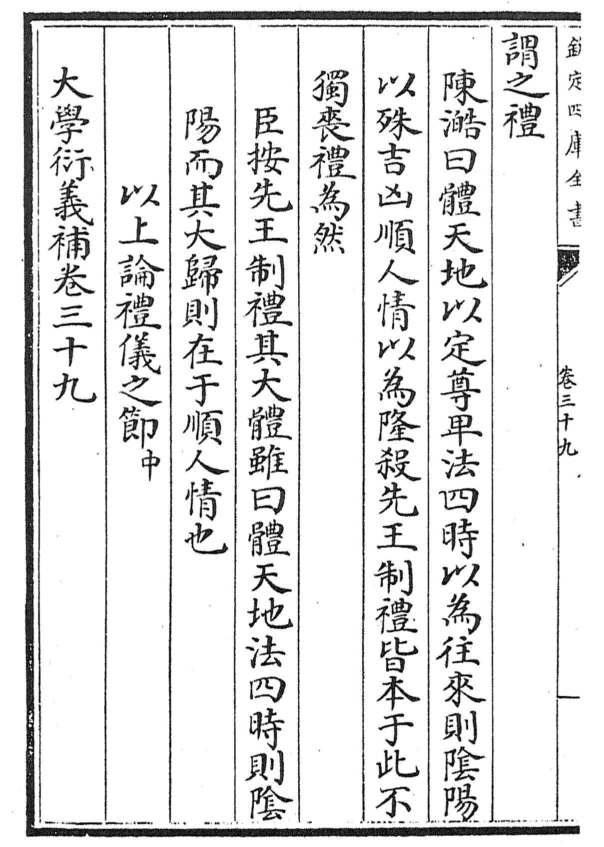
治之者所以治之者何禮而已矣唐虞三代之君率本此禮以為治後世人主生死乎節文儀則之中而不自知其皆聖人所制之禮一惟以事視之殊不知事之所以中節者即禮之所以為禮也古人創之于前祖宗述之于後凡吾今日之所餔啜者皆古人之糟粕所衣被者皆祖宗之餘裔若瞽而無相助之人與冥行于昏暗之夜然而未至于亡者有此禮以為之治也然則有志于三代之治

者可不以禮而為之本乎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臣按坊記此章上文有曰君子之道譬則坊與防同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而繼之以此坊之義見前經解中所謂君子之道即禮也國之有禮猶水之有坊坊以止水因水之勢禮以坊民因

民之情民之情莫不好富而惡貧好貴而惡賤富
與貴者必驕驕必至于為亂貧與賤者必約約必
至于為盜此聖人既以禮為之大坊節其過不及
之情俾其歸于中正之德化不可入者有刑之法
以坊之使其有所忌憚而不至于淫心無窮已者
有命之理以坊之使其知所分限而不極其欲所
以然者無非因人之情而為節文之禮也
喪服四制凡禮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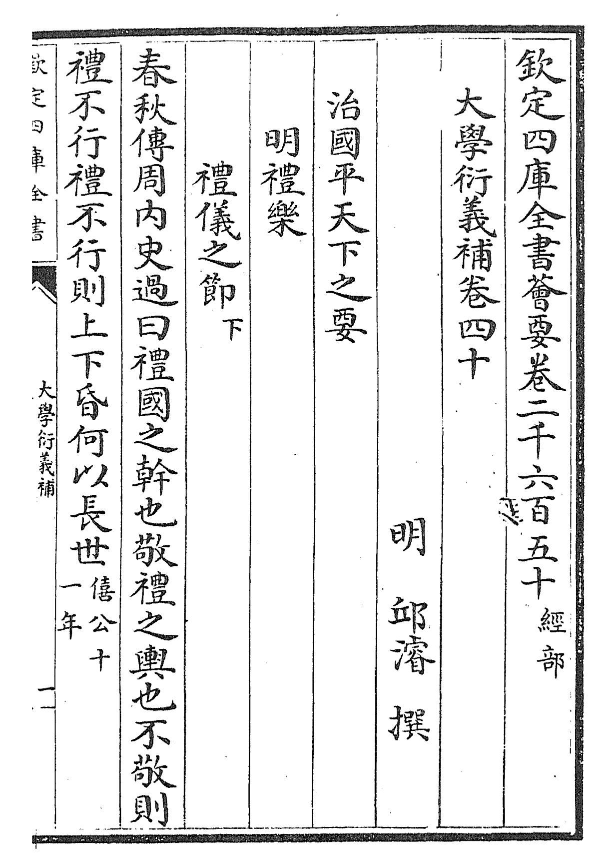
謂之禮

陳澔曰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為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為隆殺先王制禮皆本于此不獨喪禮為然

臣按先王制禮其大體雖曰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而其大歸則在于順人情也

以上論禮儀之節中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五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下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孔穎達曰幹以樹木為喻基以墻屋為喻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並成公十三年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又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耕農為勤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杜預曰政須禮而行政存則身安

臣按政之行以禮爲輿而禮之行又以敬爲輿不敬則怠于禮怠禮則政不立而馴致于亂也

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不遠一時論治者率本于禮論禮者率本于敬讓敬也者禮之本也讓

也者禮之實也存乎心者以敬形于貌者以讓以此立義以此為政本乎恭敬之節形為遜讓之風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長世也歟

晉叔向晉大夫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年

臣按魯昭公二年叔弓如晉因晉侯使郊勞而善于說辭故叔向謂其知禮且舉其所聞者如此茲二言者葢古語而叔向稱之也

晉女叔齊即司馬侯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昭公五年

臣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女叔齊對以魯侯焉知禮且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葢謂昭公自郊勞至于贈賄無有所失乃揖遜進退之儀文耳非禮也禮之為禮以能保守其國家為本以能推行其政令為節所以然者用以固結其民心使之無失于我耳今魯君政在臣下有賢人而不能用禍

難且將及于身而不知憂恤其所底止之地顛惟肎肎于儀文之末豈所謂禮乎由是觀之則禮之為禮不在儀文之末可見矣

孟僖子魯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

臣按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没必屬二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即孔子所以教其子伯

魚者也古之聖賢教子必以禮也如此葢以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也木而無幹則不能生人而無禮其何以立哉

子太叔鄭大夫游吉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利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民實法之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民實因之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水火木金土氣為五味酸醎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

則昏亂（滋味聲色用之過度令人昏迷而惑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公二十五年）

朱熹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

眞德秀曰上天用此五行以養人五行之氣入人口為五味發見于目為五色章徹于耳為五聲味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人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為昏亂使人失其常性故須為禮以節之

臣按左傳此章子太叔引子産論禮之言也而孔子于孝經亦以之言孝蓋孝者禮之本也事親孝然後可移于君居家理然後可移于國疑必古有

是言子産因其舊文而孔子又為推本之論歟

晏子（名嬰齊大夫）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猶事也）也（昭公二十六年）

臣按此章晏平仲與齊景公言唯禮可以已亂之故且言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商不

變士不濫官不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蓋以是時陳氏厚施于國將有簒國之漸故平仲既告景公以所以已亂之法而又推其本如此惜乎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後齊之國祚卒移之陳氏噫後世人主其尚敦厚人倫以立禮之本而嚴立法制以行禮之用庶乎少禍亂矣乎

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朱熹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

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逺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葢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胡寅曰子張之問葢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于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

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臣按子張問十世之事可前知乎聖人舉已往之禮以明之蓋以見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人之所以為生君之所以為治聖人之所以持世立教事之大者孰有大于禮哉所謂禮者其大者在綱常其小者在制度綱常本于天亘萬世而不易制度在

乎人隨時世而變易三代之已往者如此百世之方來者亦不過如此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范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

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

楊時曰禮始諸飲食故汙樽而抔飲為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朱熹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

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于本故大其問葢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又曰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于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臣按林放止問禮而孔子并以喪告之者葢以禮

之大者在吉凶二者而已然其辭先曰與其而又繼之曰寧則非以儉戚為可尚特以與其流于文弊則寧如此耳先儒謂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所以為無弊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熹曰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

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臣按聖人之言禮亦必取證前代之典籍當代之賢人苟無證焉亦不敢以作也後之欲制禮者焉可無證而妄作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楊時曰告朔諸侯所以禀命于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

夫子所以惜之也

朱熹曰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愛猶惜也子貢葢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臣按愛禮存羊可見聖人意思之大而常人無遠見屑屑惟小費之惜殊不知禮雖廢而羊存庶幾

後人因羊以求禮而禮之廢者猶可因是而復舉也雖然豈特告朔一事為然哉凡夫古人之禮今雖不盡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為復興之緒切不可惜一時之費而滅千古之迹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朱熹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于為國乎

臣按此章言為國以禮為本而禮又貴乎有其實讓者禮之實也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要也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背也矣夫

程頤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于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于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熹曰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于道矣

臣按博文約禮孔門傳授之要道孔子既以是為

教顏子受以為學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古之聖賢未用則以是禮而為學既用則以是禮而為治大哉禮乎所以為天地立心者在是為生民立命者在是後世舍禮以為學故其學流于異端舍禮以為治故其治雜于伯道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畏懼貌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急切也

朱熹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張栻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主之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葢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為罷音疲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于陵犯直而無禮則傷于訐切其弊如此豈所貴于恭慎勇直哉葢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無禮以節之則亦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為貴也

臣按此章之旨張栻之言盡之矣

子曰麻冕緇布冠禮也今也純絲也儉謂省約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朱熹曰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臣按此章之旨程氏所謂君子處世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害于義則不可從也其言可謂約而盡矣大抵義之一言處事之權衡也凡百天下

之事有可以增損從違者一皆準以此例而推其

餘

孟子任人（任國名）有問屋廬子（孟子弟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

重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

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于答是也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謂下）而齊其末（謂上）方寸之

木（至卑喻食色）可使高于岑樓（樓之高銳似山岑者喻禮）金重於羽者豈

謂一鉤（帶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戾也）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墻而摟（牽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朱熹曰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于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于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于禮者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紾兄之臂而奪之食摟處子而得妻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别聖賢于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甞膠柱而調瑟所以

斷之一視于理之當然而已矣

臣按此章先儒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于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

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真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其論性則以禮為聖人之偽豈不繆哉

臣按荀況禮論其最純者止此數言其餘固若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既以禮為偽則莊周謂所言之

韙而亦不免于非荀卿之論禮是也臣恐後世人
主或有取于其言而小人之無忌憚者或因之以
進說故于論禮之末剟其可取者以獻使知其所
謂偽者乃人之偽非禮之偽也禮者敬而已矣敬
豈可以偽為哉
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
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

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又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禮文殘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又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

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恐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

朱熹曰禮時為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或以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爾曰然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别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

古禮繁縟後人于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而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

文制數等威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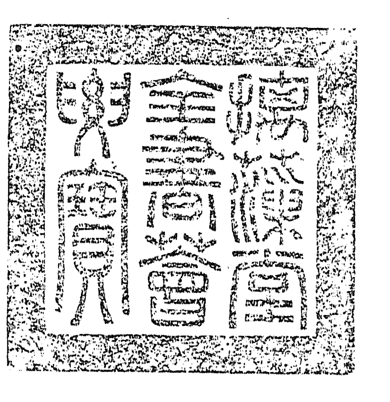
臣按古禮之不能行于今世亦猶今禮之不可行于古也雖然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禮出于人心聖人緣人情而制為禮何有古今之異哉葢同而不異者程氏所謂義也張氏所謂理也朱氏所謂大本大原也若夫衣服器用之類則有不能以盡同而不得以不異焉者臣故歷采自古以來凡為禮之説類聚以為一處如張氏所云者使後世

有志于禮學者于此推原人心固有之理考求先
王制作之意因其風氣順其時勢稱其情文斟酌
損益以漸行之立為一代之制云
以上論禮儀之節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
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
分職以為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
燕享冠昏賓射以為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
典以治典為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

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于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葢三代以前以禮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太祖皇帝初得天下于洪武元年即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徧徵

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為一代
之制令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
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命
掌禮大臣著為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
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
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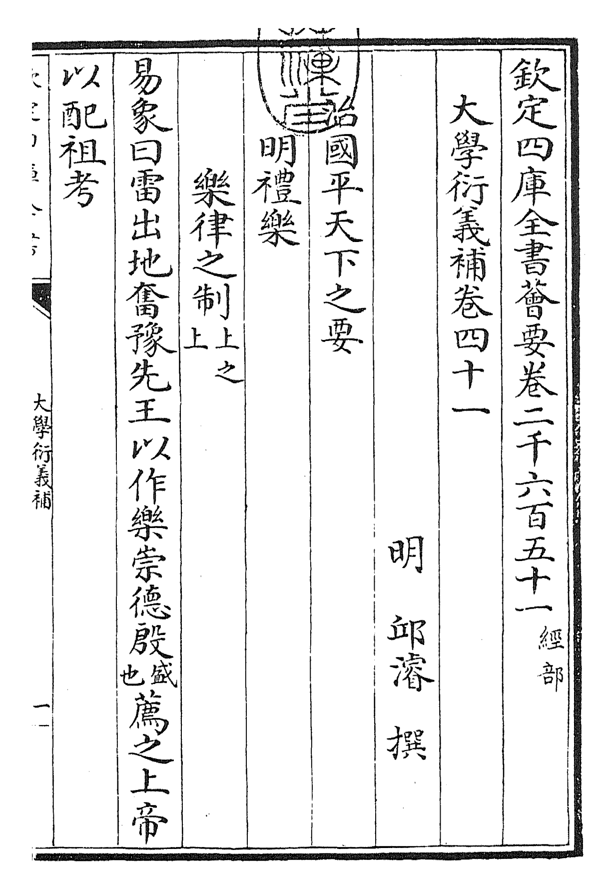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舉人臣厲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一至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上之上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程頤曰雷者陽氣奮發隂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于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

朱熹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呂祖謙曰豫為易中之樂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夫樂本於人心而作於聖人人皆知之而不知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陽之雷出于地隂之中奮發迅動以成聲而有和暢豫悅之象故既法其聲又取其義作為一代之樂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于一或用于朝覲或用于燕享或用于群祀而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教胄子者其所以教之之具專在于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葢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必有

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音止羽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臣按樂之作必諧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

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于人心發于人聲者也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為治本又專官以之為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于樂養之于心志之初陶之于節奏之際和之于聲音之間蓋以樂也者出治之本而人也者用樂之具而胄子也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絶者也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九功者合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董督也其勤于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于勉彊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

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吳澂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與夫為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臣按大禹此言可見樂之理無乎不在而古人作

樂之意非但以用之朝廷郊廟學宮而凡閭閻之下田野之間而樂之化無不陶焉後世此意不存非但用樂者忘乎民之勤苦而作樂者亦不知樂之本原所在而失其勸相鼓舞之方治道所以不古若者有以也夫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蔡也

蔡沈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

言之叙如此也怨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所謂六律五聲八音者察政治之具也律呂調則政之得可知律呂不調則政之失可驗人君欲因律呂聲音以察夫政治之得失也必于詩言出納之際求之是故言之成

詩者有五或協于宮或協于商或協于角徵羽是言也有作于外者焉有作于内者焉作于外者則采而納之于上作于内者則颺而出之于下在下之言或安以樂或怨以怒聽之者因其言而觀其風俗之所尚由是而達之于上焉在上之言或樂而淫或哀而傷聽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由是而達之于下焉因人言之邪正知樂音之乖和察樂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得則從而維

持之失則從而改革之可見聖世君臣切切圖惟治道君于聲律則曰予聞契之以其心也臣于詩言則曰汝聽審之以其耳也吁君欲聞于上而俾臣聽于下臣聽而有得焉又以聞于君君以臣為耳臣以君為心此泰和之治所以獨在虞廷而後世不能及也歟

夔曰戛擊考擊鳴球玉磬搏至也拊循也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丹朱也在位群后德讓下堂下之樂管鼗鼓如鼓而小有柄合

止柷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笙鏞大鐘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上言以詠下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簫韶者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

九敘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者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

又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者堂下之樂也

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為簫韶

臣按自古帝王皆有樂黄帝曰咸池帝堯曰大章

然徒有其名耳未聞其聲容節奏何如也惟帝舜之大韶其詳載于虞書解者謂韶紹也紹堯之道以致治也季札至魯觀樂見舞象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在齊聞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自有虞以至季札孔子之時幾二千年矣而其聲容之盛猶足以感人如此宜其在當時群后德讓庶尹允諧則雖蠢如鳥獸靈如

鳳凰莫不率舞而來儀自然之應也是其為樂盡善盡美如天如地後雖有作者不能加之矣是何也蓋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樂以象成而又得后夔為之掌典故其為樂盡善而盡美此孔子所以學之而忘肉味而又舉之教其徒以為邦後之有天下者作為一代之樂以象其成功尚宜彷彿其萬一立德以為樂本擇人以為樂官求聲氣之元備聲容之盛其庶矣乎

周禮大司樂（樂官之長）掌成均之法（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不偏）和（中節）祇（敬也）庸（常也）孝（善父母）友（善兄弟）以樂語教國子興（託物興詞）道（直言其事）諷（微言以動之）誦（以聲節之）言（發端曰言）語（答述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其出如雲）大卷（言能聚物二者皆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與韶同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以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同（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六代樂舞）大合樂（律同聲音六舞所以大合樂也）以致鬼

神示奏之郊廟以和邦國頌之諸侯以諧萬民用之鄉射以安賓客用之燕享以説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索萬物而享之

臣按先王作樂以教國子自虞廷以來巳然蓋樂以象成有國者既賴其先世以共成治功所以用其子若弟又將以繼續前人之功兾其異時以輔佑我後人故于其幼穉之日未用之先求道德之士以為其師保聲容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教之德則異時居位

足以輔德而長人教之語則異時涖任足以宣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朝著臨涖大衆周旋動容足以著表儀而華國體朝廷之事莫大于禮樂禮主嚴而樂主和和之入人也尤易而深然其義理淵微而聲容節奏之間有非旦夕所能究竟者故使之朝斯夕斯以講習其所謂律呂聲音及歷代之舞節大會合以爲樂或用之郊廟或頒之侯國或施之鄉射或用之燕享遠而行之于四夷

之來朝者幽而索諸農民之蜡祭者焉國家政治之施合內外通幽明和上下皆必頼于樂今日所以用樂者即前日所教之人也今日又教之以為他日之用繼繼承承而不絶焉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禮樂明備治教休明血脉關節常相聯絡而享有道之長也歟

太師樂工之賢者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六吕陰聲陽聲六律黄鍾太簇姑洗蕤賔夷則無射陰聲六吕大吕應鍾

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鍾石磬土塤革鼗鼓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竹管簫教六詩曰風諸侯國風曰賦直陳其事曰比即物為比曰興託物興詞曰雅大小雅曰頌祭祀歌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帥瞽矇升堂而歌令奏擊拊拊形如鼓下管播樂器吹管者在下令奏鼓朄音引小鼓也大饗亦如之饗諸侯亦如祭祀也大射帥瞽而歌射節用之大射大師大起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吳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

蓋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然之合所謂合陰陽之聲者本諸此乎六律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有十二律也十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于角角之聲清于商惟五聲相比而成

文故曰文之以五聲然五聲寓于八音金石土爲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爲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

典同同即六同也因同以見律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陽聲屬天陰聲屬地以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一二三四爲數分寸丈尺爲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大小之劑廣狹之量凡和樂亦如之調和樂聲皆如是也

王安石曰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有二聲
辨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
臣按太師主于和聲所合者陰陽之聲也典同主
于制器所辨者不止于陰陽而又兼以天地四方
也太師既合其聲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陰陽以
制器焉葢樂非聲不成而所以寓其聲者器也律
屬陽呂屬陰陰必同于陽而無所乖異則樂和矣
故其合聲也必本乎陰陽而其制器也亦必合乎

陰陽凡所以為之度數為之齊量皆不能外乎陰陽之律與聲焉陰陽既合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歌之以詩寓之以器以祭以燕以射無不和協者矣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也

陳澔曰五聲宫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黄鍾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賔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吕大吕丑應鍾亥南吕酉林鍾未仲吕巳夾鍾卯也六

律六吕皆是候氣管名還相為宫者宫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黄鍾始當其為宫五聲皆備黄鍾第一宫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吕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宫太簇三南吕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吕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吕十二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葢律以五聲而辨聲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變有所

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之外又
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則林鍾徵太簇商南
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矣其十
一律為宮皆然旋之為十二宮折之為八十四聲
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宮又第之至七
為變徵然後旋轉為宮次第無窮矣

以上論樂律之制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一